



柳文

自
至
十一
四

16
2627
2



門
流
卷

16
2627
2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牧鞮上音亭下音低晉寺

人以畀趙衰初危切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

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媒音薛賣也謂寺人

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

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

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

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



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

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刁字亦作貂齊威公用之由是因內寵殺群吏

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

士則大以刀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僖二十八年羊策命晉侯

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

衛鞅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弘石得以殺望之漢

帝時宦官弘恭石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

守太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本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

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

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

盾之義盾徒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穿弒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

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讎自囚詣官

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墓時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邳音圭父爽

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師韞

郵尉殺爽其子元慶變姓名為驛家傭當時諫臣陳

久之師韞為御史舍驛亭元慶手刃之

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
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
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
旌與誅莫得而並焉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贖
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
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
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
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語塞魚列
魚戰三切並也議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

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
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
戈為得禮曲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寢苦枕干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
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
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驚而凌上也驚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

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羊公定公四年，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珪，曰以此封汝。周公入賀，世家作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即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即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當丁雖浪切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緇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傳切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徒知怪列子書。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

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其稱
夏棘徂公紀渚子渚音省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
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
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
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
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
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
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或曰姓辛名研字文子號曰計然蔡丘濮
卜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一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
有李暹訓注或謂

其書錄老子遺言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

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

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曉音堯
山高貌

或作堯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入之增益

之歟或者最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

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

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為去聲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
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
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
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
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
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
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
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

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
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
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
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
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
器也覆敷故切上言堯舜之不遭言一本而禪不及已下
之無湯之勢下之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

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
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
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
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
子後出而險鑿峭薄盤音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
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音尤者晚

乃益出七術

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

益竒而道益陞

陞音洽使人狙狂失守狙音而易於

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

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晁氏讀書志云公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鶴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敷詐揣測險猾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畧盡之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

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
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
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
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
棗及古治子等尤怪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
古治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
子言於公。魏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
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
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
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又往往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
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

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
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
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號洞靈真經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
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
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來處士
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
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王士元

大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上烏罪切或作
嶮下力罪切或

作壘莊子音注云嶮壘山名
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

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

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
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
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鵑子

鵑音昌楚人居深山以鵑鳥羽為冠鵑似
雉

余讀賈誼鵑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鵑冠子冠

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
之道其世兵篇頗與鵑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鵑

冠子無所見而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

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

用鵑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

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

鵑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

見耶假令真有鵑冠子書亦必不取鵑賦以充人之

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箕子名須史紂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

難乃且切

二曰法授聖三

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

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

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

矣謂比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

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

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

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
 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
 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
 及對朝鮮音仙東夷地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
禁入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率
淫備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率
 是大道藪於厥躬藪徒紅切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
 大人歟於虐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
 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

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

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憲音顯與盛貌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

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

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

列文主為徒易明夷卦有文王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

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伯高名景晦由尚書

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

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

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燎力照切宿

懸謂懸燎謂庭燎設鑄俎旂章粢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

道閱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

楹楹音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

仍至歲加蕩沃公感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

禱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

類與泮同諸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

侯學曰類宮

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儆即就逾年而克有成廟舍

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肄羊至師儒之室立廡以

周食圃畦以毓蔬毓與育同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羸音

盈母謂本錢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

子謂利息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法公攝衣登席親釋

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

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

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

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

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

以顏氏邊豆既嘉笙鏞既成各鑄鐘九年八月丁未公

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

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音辯俗助教

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

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

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

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彙典華正

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魯信能修

類官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

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俾于蜀蓋銘茲德

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振音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

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

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器州

邑攸同感忻以欵欵音希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

之逢昉昉其原昉音均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

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

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

明于古有經于一本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

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平聲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

體，莫不充盈。歸權予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

涯，世有頌辭，益疾其多。疾音充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

作威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

王，休命是荷。荷音何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音酌

胤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頽水，丕揚

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

推音槌，髻音計，漢書注一撮之。髻其形如槌，卉音毀，絺葛之屬。攻劫鬪暴，雖唐虞之

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至唐也始循法

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學

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

諾。旋音璿，辟音壁，又音避，唯以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

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

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

教基。丁未，莫薦法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

三官衣布，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儼功，完舊益

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樓，乃正法庭，祇會

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

夷其時門人猶有感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固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固貳昔言。謂欲居申陳嚴祀。永永是尊。懸牲有碑。麗猶繫也。禮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名祗。飾祀

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

裴均。蓋屋音周。質縣名。虔承聖謨。勅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

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礱音盧。紅切。礎音楚。

陶甃甍。甍音零。甍音蒲。歷切。詩中堂有甍。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

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

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拊蹈布野。

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者艾。野夫版尹。僉曰

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

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終南一名中南山。

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又西

至隴首

山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

商山之顏顏猶額也又東至

于太華

去聲西岳也

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

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珍琳琅玕

珍音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出禹貢夏

書載焉紀堂條枚

出毛詩秦風紀基也堂畢道平如掌也條楹也枚拂也

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祀

一作化荒為穰易洽為

和

洽音庚妖氣也厥功章明且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

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

勤入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

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

儲音除時直里切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

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崇雩

音詠于並祭名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庠陋庠音婢不稱顯

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

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平人賴聲

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

鎬京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

奕音亦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

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鮐音臺鯢音倪皆壽徵願垂表經頌

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秦碑體二句一韻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雍州雍於用切

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

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

乖候則禱之厲疾崇降則禱之崇音遂神禍也咸若有答焉

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其皇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

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邑

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闔棟宇階室之廣三

倍其物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誼欽聖信神願

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文十七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

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務事謹甚克媚神意用

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

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

于碑之陰惟君教行於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

博愛之道洽于鰥嫠上姑頑切下陵之切廉毅肅給威斷猛制

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

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

易道路易以鼓切治也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

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

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

彭城劉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

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群吏洎衆

工發開先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延面切均節委

積上於偽切下于智切聚也咸執牘聿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

至于祠下稽度既備恪徒切傭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

埴于水涯埴音植埴也涯音宜又宜桂切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

顯巖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

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

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彌成授受內

若歸瞽上承輝光克艱以父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

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菝廢孽毆菝音區弗度即庚字

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有翼其躬有茲

其馨必香也沉牲爰告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上俱為切下儒稅切神位湘滸

音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

鬻鬻周禮牧人毛之取純毛也牛鬻純色曰牲鬻相逼切副辜祭椒馨爰精精先呂切

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燔孽炷于融風炷他昆切風而火也

左傳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風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融風神用播遷時

罔克龔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梓

朱負壇梓芳尤切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梓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

宇峻墉潔巖清間開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

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以對嘉祉南風

涓涓形湘水如舞將子無謹神聽鍾鼓豐其交報

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娥父名勸樂平人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木切娥為室女淵懿

清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絲葛供女事循整鄉間敬

式娥父醉漁風卒起卒卽粹字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

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

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

民悲感怨號上音宛下音豪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

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

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

好靖不游纖葛絲紵纖思庶切絲丑知切細葛也紵直呂切克供以修

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匄匍

來哭號天以呼顏自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蒲北切匱

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鼉有蛟洎

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

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列女傳齊景公有

婦父衍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嬖造於晏子趙姬完

父操棹爰謳同上趙津女娟者河津吏之女趙簡子

願備父持楫中流發河肉刑不施漢美淳子漢淳子

激之歌簡子以為夫人文帝遂除肉刑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後漢曹娥上虞

無歌婆娑樂神派濤迎伍君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

之至德實與為傳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

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

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

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圖國忘死貞

之大左傳昭公元年趙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

賈音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施去睢陽睢息遺切

乃宋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

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雲天與拳勇毛

注拳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善射豪出千人不遇興

詞鬱龙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省見一郎鬚眉

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名駟三葉

不遇上感其言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數所角切

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奇居宜切

後即猿守漢李廣後臂善射上以李廣數天寶末寇

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天寶末寇

劇憑陵隳突河華音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

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

為國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

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行字夷甫為石勒

所破勸勤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

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

合許謨大同許凶于切大也誓鳩武旅以遏橫潰上戶孟切

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呼火切枉厲不知

而死難去聲列子枉厲叔事苦教公自以為不知已

之人王不知狼暉見黜而奔師暉尺甚式忍二切左

其臣者也狼暉見黜而奔師傳文公二年狼暉為

右先軫黜之狼暉怒及彭衙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

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

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

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三堵初據雍丘謂非要害

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秦復謂禮諸臣之復拔

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逆要去凶氣連沮漢

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疏音疎後漢班超在疏勒而

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匈奴虜騎

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振與匈奴共攻恭虜騎

雖強頓盱眙而不進盱音吁眙音怡宋文帝元嘉二

臧質堅守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志

益專於三板

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板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

偏陽懸布之勁

一本作巧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偏陽主人懸布秦董父登之及喋而絕之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汧城鑿穴之奇

汧音牽其汧事未詳或

三縣即懸字隊即墜字

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

臨力鵠切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

日田單充 甘心易子鄙宋臣之

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為臣僕

病告

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

而諸侯環顧而莫救

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衛次彭城皆觀望莫

肯國命阻絕而無歸

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

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

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

待之

好乎報切

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

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

情武巨切左傳定公四年

城首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賦

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故度

信賦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身離楚野徒傷帶

劍之辭

楚詞九歌國殤篇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

至德二年十月

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

後漢傅燹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燹歸鄉里燹嘆曰吾

有周苛之慷慨

漢高祖傳周苛守荊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

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

後漢袁紹執滅

洪殺之陳容曰寧與滅洪同日死遂見

直臣致憤惜

蔡恭於累旬

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蔡恭病卒詔曹景宗

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朝廷加贈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

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繩祿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

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馬一本作鮑勛

者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帝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

德憤怒于禁德憤怒于禁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捷于會稽乃令于三

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羽林字孤知孝武之

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者之舉門關於周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事

者之父母孤子也徵印綬於漢儀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銀印艾即綬綬

要音腰十要者每一官即佩一印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

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

僅以怒寇僅勤謹二音勇也列子無以性立於天下俾其專力於東南而

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

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

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

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

施浩二州施音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

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

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

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自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

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宮乞歸葬

帝許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之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斐斐群凶婁盧含切貪也害氣彌盛長

蛇封豕封天也見左傳定公四年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乙制切山貌

其要領上一遙切前漢張騫傳注云要衣要也領木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為喻橫

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五正切伺視也賊攻睢

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鈞之一穴中山木柱之一穴中

出鉄籠盛鈴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鈴馬而秣之鈴銜通折骸猶競

左宣十五年華元曰析骸以爨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

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

就執猶抗其辭唐忠義傳霽雲被執賊欲降之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

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

盡兇威西慝慝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受戮安慶緒雷霆

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范陽江漢淮湖群

生成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躡厨王天子震悼陟是元
 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
 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
 窮刊碑河澣萬古英風

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馬摠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以佛氏第六

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

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

節度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幢傳

江切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

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

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

垂淫流詩蒲昧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

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

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禮記人生而性也梁氏好作

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傳燈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

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非實六傳至大鑒達摩

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公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

本天竺王子得禪宗妙法為二祖惠可傳祭為三祖

祭傳道信為四祖信傳為五祖忍傳惠能為六耐字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衣鉢

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洛度待切乃

居曹溪韶州地名唐咸亨未為入師會學去來嘗數

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

歸其教入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

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

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

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千數莫能揭其號乃

今始告天子得太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

謂馬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

毒之西身毒史記上音指下音篤浮舶聽命咸被公

德受旂毒節戟毒音道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人畏無疆謹訟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

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
 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鑿是臨勞動專默終
 揖于深揖一作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
 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壞生而性
 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
 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
 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
 入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
 尚書既復大行乃誅魯水切壘述前人之功德光于南土其法再
 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
 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於新州國恩寺
 憲宗時賜謚大鑿塔曰元和靈照公在柳州作
 此碑東坡嘗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
 嶽諸碑絕妙古今真知言哉

南嶽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
 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
 曰般舟道場般舟和尚蓋日悟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
 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
 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

羸形垢面躬負薪爇音西以為僕役而媒之媒音薛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斲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饑疾者施施智切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東山忍公姓周黃梅人即五祖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王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

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廻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放一作教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

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
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
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
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
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
戒為之墉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
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胡切薄
薩桑葛切佛書云菩提薩埵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唐言覺有情也從簡稱菩薩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

剛般若經數逾千萬般比未切若而也或譏以有為

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

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授教者不失

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

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

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

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稜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

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

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
會其終遂以其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
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
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
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
一本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
作論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
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夷益切厭
也 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
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
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在明年楊去相
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
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
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楊以其隱地為道場奉
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
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
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

之傳位李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
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
楊憑自臨賀尉徙杭州刺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
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
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
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惠一作空空愚夫失惑縱傲自
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器雷音放于淫荒其
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

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

潘云迦居于切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

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磨莫卧切西天第二十八祖東震旦土謂之初祖由達摩至忍五

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

神秀姓李氏隋未出家事弘忍弘忍卒秀乃居當陽

山同學僧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在韶州寶林寺天下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南北相

訾音紫毀也

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

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

書合於志可以不胡困切怨

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

馬素成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

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

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

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
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
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
木龕密石以益其居龕音聾又為龍安寺馬尚書裴公
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裴音李異御史中丞
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
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
宜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王簿

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堂居京師西明寺又居

响嶼山响嶼拘縷二音响又音古終龍安寺葬其原

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
浮游散遠莫徵旁行胡郎切徒聽浮言空有互闔南北
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
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爾寂
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
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
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

戊戌歲

某月日皇帝曰

肅宗

予欲俾慈仁怡愉

洽于生人惟浮屠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

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

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

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

特軌屋侑切法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

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

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稽首受教髮童毀齒髮音迢童踊躍執役故從
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煨裘煨乙六切又感
遇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群經俾聖言畢出有以
見其大又率其件偶音午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
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
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
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二而字下或有知字其道備矣願
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

劫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
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
祠宮遐邁依從師之族由號而郭周武王封號叔於西號平王東遷奪
其地與鄭武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其陽號曰號父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
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
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
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
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

日英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
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充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
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太臣者至南方咸所嚴
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
普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踊音欷
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
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
閱群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
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
遂相與以為茲塔龍石峻整植木蒼茂蒼烏孔切凡
木盛貌

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
師重異遊異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故為其銘

曰

包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
莊一作峻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太律兮離毫芒度群有
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
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
靈室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

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日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屠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毗類脂切律也傳燈錄云律師啓毗尼之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衆比丘音鼻梵語云比丘如秦云乞士謂益色聲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邊不衡不倚石碑本洞作廓無長跪及不衡字凡七日者百有

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蕭宗制天下名山置太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本闢作斬剏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廡音武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顯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作居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

食不味搗徒切聚貌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直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於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濟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音銀岸也帝

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官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要平聲揭音竭又音竭又音祖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旣塗旣斷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

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
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屠大
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
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高尼無染等命
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
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
爵位今不言大浮屠也凡浮屠之道衰其徒必小律
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
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
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

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

元元年一本作其年蓋乾元在廣德前恐誤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

語行止皆為物執執巾匱移之移爾二切左傳奉匱沃盥奉杖屨為

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

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顯灑焉灑音浩義同無以加也其

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

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

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

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屠無窆穴窆音劍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
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
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
用遂行然則雖浮屠亦宜也凡葬大浮屠其徒廣則
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
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
大浮屠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
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

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
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岵或師或友齊親
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
素鳥縞音果白色鳥音昔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
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
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
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
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答姓

感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眾者二十六會
 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
 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
 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山衡
 有石廩峰瓚僧名也號懶殘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
 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
 黑裊告其期妖音浸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
 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眾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
 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
 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

終哉為之銘曰

前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眾之至今志益
 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
 大仙龕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邊

凡夫儒者... 三十一... 元字... 度... 者... 二十六...
... 戒... 法... 壞... 而... 復... 正... 由... 公... 而... 大... 興... 衛... 奇... 佛... 寺... 毀... 而...
... 成... 由... 公... 而... 不... 變... 故... 當... 世... 之... 士... 若... 李... 承... 相... 必... 道... 未... 嘗...
... 公... 而... 稽... 首... 慕... 之... 不... 名... 出... 世... 之... 士... 若... 石... 稟... 公... 墳... 公...
... 言... 未... 嘗... 形... 遇... 公... 而... 歎... 息... 推... 致... 護... 法... 上...
... 功... 之... 始... 則... 震... 雷... 大... 風... 示... 其... 兆... 滅... 跡... 之... 際... 則... 預...
... 大... 山... 巖... 茲... 云... 令... 垂... 萬... 年... 世... 不... 變... 令... 跡... 無... 毀... 故... 其... 血... 勿...
... 史... 雷... 發... 火... 令... 心... 已... 宣... 星... 奇... 狀... 令... 壽... 不... 延... 靈... 藥... 外... 令... 吐...
... 道... 不... 遠... 矣... 今... 卒... 百... 斬... 革... 大... 指... 令... 封... 去... 豈... 無... 之... 至... 令... 志... 益...
... 矣... 故... 文... 證... 曰... 誠... 益... 皆... 聞... 人... 鳴... 也... 故...

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秀實字成公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

大曆十二年

汾陽王以副元帥居

蒲

郭子儀治河中即蒲州

王子晞

音希汾陽之子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

使寓軍邠州

邠悲中反

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

以貨竄名軍伍中

率一作率竄取亂切

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

行丐取於市不賺

音歉不

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甕盎盈道上

甕音歷鼎屬盎於浪切瓦盆屬

把臂徐去

把一作祖至撞殺

孕婦人

撞傳江切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大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
 公理一作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
 曰願奉教大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
 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大尉請既
 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
 釀器壞音怪釀酒流溝中流一作留大尉列卒取十七人
 皆斷頭注槊上音朔長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
 孝德震恐召大尉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
 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大尉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

健者一人

健蒲結切又俾亦切不能行

持馬至臨門下甲者出太

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

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

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

大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怒卒為

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郊

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

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

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

公幸教晞以道恩其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

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音通
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
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晡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
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
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
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
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
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入求諭
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
背上以大杖擊三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

我因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手注善藥

旦夕自哺農者哺音通然後食取騎馬賣而穀代償

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

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音者人且飢死而必得穀

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

今段公唯一馬賤賣而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

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

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隸即謀雖暴抗

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

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

朱泚此禮切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識音志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歧周邠爨間爨音部稷所封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

堡戍

郭之向切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大尉為入

媯

火羽切

常伍首拱手行步

行一作促

言氣卑弱未嘗以色

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

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大尉遺事覆校無

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大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

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

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
狀

公字惟深

一
夷曠

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

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

代一
作往

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

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

傳

魯孝公子伯展展孫無駭賜姓展氏無駭生禽字
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謚曰惠因以柳為氏魯為

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
乃還晉之解縣為河東人及大史公書自卓至公十

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

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

曠放弛而應機能斷

去
聲

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

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

撫之
石切

也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

適已為用自始學至于大成耽嗜文籍

耽都
含切

注意鑽

礪

鑽祖
官切

倦不知游息威不待覆楚

覆古
雅切

儒言經旨

雅作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

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

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

也

一無
之字

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措紳

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
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
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舌冗切開元中舉汝
州進士計借百數公為之冠音貫後同禮部侍郎韋陟異
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調去聲操斷舉
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蒲江
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帥所類切辟音壁謂
官判以信州都邑人懼凶害懼鄰知切遭也靡弊殘耗假守永
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重直龍切周禮鋪大
和以惠鰥寡鰥陵之切毆除物害毆即驅字消去人隱吏無招

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龍茸之蠹龍茸亂貌龍音蒙茸如容切蠹音茹
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壇商旅交於闕前
既庶而富廉耻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塾音孰家
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
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耻効以
圭撮之任撮蒼括切量容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足逸者難局以尋常
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群公交書諸侯
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
道腹以代膏梁含德輝而輕綬冕遺榮養素恬淡如
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

即自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本作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鐵權音角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俗于入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

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至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群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改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息峭刻之文峭七音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並音浪切近也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

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朝儲后修其宮政
 統理文籍紀于秘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
 制去苛簡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
 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
 變起卒遽卒即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
 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江南呼
音稍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榜北孟
 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
 由褒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
 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

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
 命以滌偽署之汪是歲盜據淮沂汪西節度方議討
 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
 拜為汝州群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上
朗切下言於朝曰是夫喋喋喋音衛王而賈石者也喋音
言術扁縣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
切賈音古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
 汝州以元平歸凡有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太政造膝盡規諫之志
 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暮于

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旬服長入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譏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并暉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入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斬曲逆之對曲逆音去遇一音皆如字縣名陳平所封

絳縣名周勃所封謂對決獄錢穀之問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

乘間入邑詐以請盟問去聲吐蕃尚結贊請會盟平涼侍中北平王

燧馬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

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

是冊命上將去聲命渾鉞為會盟使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

犬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

爭陷於曲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

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

動合聖意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

罪于左右者唐傳云王工作帶誤毀有司以盜易御

一錢私市侏王足之

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
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
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
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
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
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
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勒音的獻
利屢中利一作謀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
為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
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耄音胃

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
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
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
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蹇音結違釋回朴忠之
誠釋猶去也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
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
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
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
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或添
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

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薦舊行騰音質定也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微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癉丁但切

疾也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繁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爭音諍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聞音問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懇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諱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

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宮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璠仲兄前大理評事甚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饋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

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

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防佯音房羊賦成果

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

博士舉疵禮上才支病也修墜典合于大中者眾焉涇人

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手又切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天子蒙塵于外敢

不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段秀實為朱此所害上議罷朝七日宰相

曰不可方居行官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

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

乎上用之其勞動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

狩告至謂還官也告一作所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

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

相者相去聲謂盧祀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慝焉德至厚

也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

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恟音凶憂恐也公大呼曰

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

沈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

德宗初立迎訪母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初禮部

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

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

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

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緊公之忠懇

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獻議彌二十一年至貞元十九年五月夏禘祭方

正大祖東向之位帝賜京繼衣銀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官在其上內

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輓武遠切謁于上請

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

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

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

公者六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

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

納資為膏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

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群書新錄始御府有食

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

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一殺所界切書史之始至

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

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

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

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

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鄭珣瑜高郢而以秘書命公所以

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

楊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

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黃帝炎帝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洎即鈞引貫穿去聲舉大苞小若大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衷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

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公之為人其為公者皆曰公之為人通乎古今之變也曰公故言意于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也夫

家諸子之方
實
其治治不可知也豈楊帝所謂仲尼為說有耶夫
其烈之泉也相府之有試也太廟之東向也昭既
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
尚書豈特貞長明昧宗示知也其忠類未雲其考類
而對公之文以讀公之墓蓋知永貞示年八月五日
謂太千太新其效果習更也對公之靈事效其宗書
日而夫人又對其也夫人之父曰許信其德曰其

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表銘碣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房瑄也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
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
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為一作與古之人通謂年
之長老曰公故言二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
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
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
為一作與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涪音浮又房
葉失茂切

申培公培音陪

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表人表人不勝其懷袁一本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

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

其澤

濡音如

凡公子孫固不戴慕感德之詞文而不刻

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

密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

承一作遵

刺於我邦由公之

理

由一作序又作承

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列則其

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

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群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

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
賡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
元臣踴躍命師中軍謀殲羿浞人咸有言志屈道
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
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遽
臨彭漢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
帝懷明德得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竟殂聞
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躡輔星昏霾天子涕洟追崇
上台追贈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
德昔撫且春列郡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商國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
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
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
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一本作儻廬江何蕃等百六
十人或云二百七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味聞願天願乞
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
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
徒嗷嗷顧眄徘徊顧一作相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
面傲音柔輒有立輒一作懦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

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

善為夫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酣腆酒切醉怒

也腆他典切多也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

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與則又講

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

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

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

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

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凝懿醇疑魚力切又魚

其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董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

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

司諫義震於周行為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

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實立音德充

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

成均成均五帝之學謂為司業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

機密照群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恊匪

公之執人用奚蹈履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

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榎古雅切禮記學記注夏

榎也楚荆也所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

既肥癯音衢韓非子云子夏始癯而後肥有問之者

子夏曰吾戰勝問曰何為戰勝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美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榮如袞衣戰於宵臆故癯今見夫子之美勝故肥也

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

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聞

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

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淳字元冲後避憲宗諱改賜名質門人私諡曰文通先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

馬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秉觚牘觚音孤竹簡也字有鄒氏夾氏凡五家合作籒牘木板古

者用以寫書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許狠

怒許居謁切以辭氣相擊排肩沒者其為書處則充

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

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

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

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

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啖徒監切助字叔佐唐書有傳洎趙匡字伯能

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

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

侈大矣哉先生字其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

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生一本以堯舜為的荀羅旁魄而不出於正其切封禪書云膠轄下上膠或作輶音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質佐陳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府少游薦之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謂歷台信永貞年侍東

官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

天子憲踐祚而禮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

某月自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王

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

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

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論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

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無

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楊凝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侍郎楊君卒某

月日葬于奉先縣其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唐時喪葬之令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跌

螭首螭丑知切如龍無角而黃跌音夫降五品為碣

方跌圓首圓一作圭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

克循降而從禍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疑字

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剪髮為

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

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

輯音集東溥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

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

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

疑大曆三年進士興元元年樊澤節度山南東道由疑掌書記貞元二年澤徙荆南節度使疑隨府遷

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為

起居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革正封邑申明嫡媵媵丁歷切事連權右斥退勿憚

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仍一本作乃選去聲以馭群吏

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離音麗

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

法為已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

不得於心者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且已以致其誠

補註記

然卒中於諛辭諛音貴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

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毫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撫安

強猶戮死墾鑿境鹵上丘交切與磽同下音魯鹹也芟艾榛荒作爰

田爰易也如周禮一田易再易之田也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

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

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貞元十四年冬疑朝正京師十五年

春還汴二月節度使董晉卒汴軍亂疑走還京師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

居家三年復登于朝十八年疑起家為兵部郎中遐邇咏歌仍遇

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

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

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

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

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

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子厚

兄楊憑之壻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

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周子諒也事見唐張九齡傳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

十一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牛仙賢臣放退張九齡等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

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
於序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
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
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
爲世軌一有者也二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
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
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
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
軌兮一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溫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
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
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
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
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
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
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孤音蓋嘗聞于
古而觀於今也觀一作覩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
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

二者之於君其未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諡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

于魯書詩音魯防忠貞繼佩智勇承基音其履飾跨騰

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

咸疑夔一本作薛子魚列切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

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太公望

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

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

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

推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

資任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决科聯中休問用張

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漢官儀凡章奏言密

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風選

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而宣切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

諸臣之復出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注周官匪易漢

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群

儒董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賈鞏為御史中丞請溫為知雜紉倭肅

邪諂諛具畏遷理于道賈道州民服休嘉恩踈若昵

惕通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

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

我爾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

馨鼓斯屏馨音畢大鼓也屏必郢切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廢

和考績既成王用興陸陟于嶽濱衡言進其律王制諸侯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號呼南竭謳誼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

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罷即惟疲字

昔舉善盜奔于隣左文十六年晉士會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

昔富人或賑之粟左襄二十九年子皮今我厚生不

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羅咎俾

民伊祐一作估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

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恒是懸

罄遠茲易責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

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

虞揭茲日月以耀群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噉

嗷口愁也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
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諡王
都諸生群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暮是旌是
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弘簡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邊上邊他歷切又音
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
瑤魏州臨黃王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尚書膳
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
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閱達之量

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
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
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
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
首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
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一本無賜緋
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
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
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
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一作且

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服舍也倚木為之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一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婦姓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歛家宰庀其政庀匹婚切具也視廩惟釜鍾釜六斛四升視藏惟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遺詰戰切送死者之車洛師洛

陽某日附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開音翰里門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許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爰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象物明器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崔敏

名諱丙以暈而代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其年某月日歸葬於其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滴於宜切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以端其志蠲居淵切紫也采群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整屋音鞠空二原藍田尉仍

有大故三徙同位三徙皆為尉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

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

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芟糗去久切又丘救切熬米麥也麥乾芻

戎備畢給版圖田廛許域切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

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汝加切貢奉叢沓一

日不膏七入切膏是葢字鑄譙四至鑄遵全切譙才笑切亦作譙公為

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杜佑也與之揖讓異於賓

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

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

南楚風浮俗鬼戶為胥徒家有穰稔音梗稔害之祭大者虐

鯨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詭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車取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煮蒿淫昏者千餘室。煮音薰氣也禮記煮蒿悽倉以舉正群枉，而田間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死也出記禮運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遠哉云云，遠哉一作其流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為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從龍起靈武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彤于謹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克揚休命，孰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瘳。音每病也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

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
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
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
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
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
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
四百步墟以辭切又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
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
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故不承于
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頌行淑先崔

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
有海禍力不克祔二年將復故葬者也徒志其一二
大者云

鯢為祖畢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

十增以二葵音莖湘滋音涯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簡五

太師子挹國子祭酒梔子湜平章事湜子鯢鯢子畢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
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禎實祖
大理卿府君諱儼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

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
 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逃疑互探
 挾避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股肱役
 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起以
 為丞司空杜公杜黃裳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德宗 英宗 崇陵 順宗 英
 豐陵再以為佐離紛龍雜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
 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高宗 顯慶 三年
長孫無忌等上新禮許敬宗李義甫所損益多希旨
 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預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禁國
 恤一篇凶禮遂開開
 元新禮因之不改累聖陵寢皆因事掣綴取一切
 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

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周禮
月要並會
計簿書暮歲畢具刺金州决高施字當作際乞
逆切柳文際
字皆作際
檢韻並無去入水禍渚茭原茅關成稻梁陟萬年令
 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
 吏來揚言恐喝以煩糲事日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
 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
 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
 年七月日病疴泄卒疴詩廉切
泄音薛始公以唯諾聞長安
 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
 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

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誦

紉即誦字誦舞擊

五洛切徒擊鼓曰擊徒歌

日織肩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入畫

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牘摺俱詠切拾也未嘗釋手以

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

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

附御宿地名長安御宿之北原地名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

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殞

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堽父敬為大理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

封叔申之實惟其英讎書官闡佐職于京大常命吏

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

書顧命云率循大卜大法也弁與卞同

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

郎於會司徽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

游防漢許墊沃卒移墊都念切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

間民相顧聚來徵為萬羊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

以娛誰恤誰恃不忍得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

斥循施施三年孟子三施施猶翩翩喜悅之貌更赦進資廬陵是遷

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

明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

淑靈是附封叔奚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取

遂升其跌于道之周

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
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
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

誌銘

并序

張舟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為伏波將軍討交趾晉武一統陶

璜布殊俗之恩都督交州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憲宗

載新景命不具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續

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

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
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
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
理以平人心始命斬州斬春主簿句會敏給會音構
切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
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積用
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
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
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
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吏習於海

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僚魯

又竹巧切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驀皓切

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

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

而具五人儲待委積侍直里師旅無夷癸之呼左哀

年吳甲叔儀乞糧呼曰庚癸于繕完板榦控帶兼戊

已之位前漢西域志元帝置戊巳二文單環主單都

虜姓可單氏後改為單氏即真愷力背義公於是陸

聯長轂海合膠疆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

于表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

明信一軌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
 弁以冠帶化姦先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
 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剋連烏以闢坦途
 鬼工來并人力罕用亦自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阻
 碧為高岸碧音昔與也周官有碧族氏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
 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以為正制鼓鑄既
 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易以鼓切平地
 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琛丑林切寶也溢于王
 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街名藁有蠻夷邸館優詔累旌其忠良
 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

百戶凡再策勳至上下在國三壇秩至中散大夫某年
 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
 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
 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
 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閔以志于丘壟音劍穿地也以告于

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漢武帝元鼎元年置
 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
 北附晉政爰發晉封陶璜宛陵侯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
 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

彭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
薄征匪類匪桀通商平貨有來胥悅踐山跨海堅其
鶴列陳兵也莊子云鶴列於麗譙之間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蠻屈
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
碧按列切海無遺迂音寇罔踰越琛賫之獻周于窮
髮不毛之地帝嘉成德載旌茂閱增秩策勲土封斯裂位
厄元侯年豎大臺邦人號呼夷裔悽咽上葵長沙連
同啓完書銘薦辭德音周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并序

李位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別筆列切
為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
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
督鄒國公太宗曰玆禮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
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編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稱為小宗者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真真翼二音尚書
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
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
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奏位佐其府進太僕

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

為推官貞元九年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

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

率所類切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

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

故事為請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

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

薛大夫革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

日召徒試術為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勅笞殺告者猶

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嶺夷刺殺郡吏嶺字諸

是信牛佳魚中二切楚詞猛鳥信犬毆縛農民詔以

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

使既至則殺弓橐甲殺與破同它刀切弓去斥候禁

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

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言為

都督人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

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

其殆矣嘗合承童云承亦作頰流黃丹砂為紫丹能

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

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

宰正事有緹五兩緹音題赤色帛無金銀泉貝幾不

克歛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

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

督邕州終孤孟與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日季謀年自

九歲以下有兩婿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

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濤維祥文皇帝實曰實延承乾家讒不嗣太子宗以支

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湜視惟道之宣公

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三佩郡印師歡民愛克

懷以信諛辭告訓一作卒白其訊烏衛猖狂盜海剽

山帝命于南巡被群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周禮山

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為之舟之金玉以為公服詩何

象龍虎之狀英蕩函器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

之維王及關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

瑤丹帶也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

悍右構災升屋而號平聲招寇樵髻弁裳推音樵髻

如椎也弁論里切蕉來賻來觀膺膺鱗原附之顯魂

葛之服並南蠻之飾松柏芊芊音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豈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

史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
 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嘗皇左武衛兵曹
 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
 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莅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
 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劔南湖南江
 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劔南佐節度則
 亭擬閱寶亭平也閱實謂檢閱核實也書閱實其罪以循官刑盡哀敬之
 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佐觀察
 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淮盜非人錫石之地非音曠右
有州人掌金參危氏鼓鑄之功周禮危氏為鍾兩鑿
王錫石之地謂之銑銑間謂之于

干上謂之鼓 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並蒲浪切
 人無怨讟以苦役怨音讀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
 西佐楊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
 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
 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虎
 之威龜印夷俗敬愛董面受事朝廷集以武定南服
 命安南太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招
 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
 貴三州事危茸之下危莫江切茸直道有立獷悍之
 內獷古猛切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

將

以憂慄聞於多虞間音閑出左卒成耳目之塞遂致
齒牙之獮謂護口之為害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
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
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
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京兆尹楊始由湖南為江
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
惜君之志見屈於群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
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一本而
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夏姓之裔

春秋鄧國曼姓後以國為姓

司徒隆漢

漢

惟若承

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

陞岸二音上落翰議職西蜀

巡視南楚

戰語寒魚終茲條貫

亦專傳館

傳直去牧荒陬

將侯切隅也謂肅其聰斷

效數以息

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

奪攘字暴戾斯迫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

文

中身年五十也

蔡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興歎

呂侍御恭墓銘

呂溫之弟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

節度大使延之生涓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
湖南七州生四子温恭儉讓以温為尚書郎再贈至
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
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理陰符握
機孫子之術周書陰符九篇握機亦曰我師向父宵
也尚父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交
冀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瓜牙畢力
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
世世為進士吾為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
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佐節度掌書記預謀畫

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為長安主簿
復出以監察御史叅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佐韋府
表進殿中侍御史為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
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細鄭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
廣州病瘖瘖瘖音皆加瘖音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
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
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
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太墓欵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
有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為豪傑知者以為是必立
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入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且壽考碩大而又

不克吕氏之道惡乎與銘曰風音馮美哉風風乎見左傳襄二十九年一說當作決決齊風也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吕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白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附于先君食龜食墨也尚書云惟洛食上英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先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畚

馬令長安馬音潘思南海郡縣名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為

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船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未詳姓氏司徒佑杜嗣

曹王臯李臯尚書曹戴曹尚書伯儀張伯儀尚書昌趙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儲峙嶺南五府嶺南安南桂容

邑也詩文里切亦作時出卒致毅以謀叶平哥舒晃大曆八年假守州邑謂為畚民以便安

殄火訛殺吏威殺去聲海鹽增美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

者今年至慮耗至謂年終至七十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

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曹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微曰傲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寢以平一候切撫民以蘇一作役儻人不孽悍吏不牟惟寶于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携

侍一作振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

墓誌銘 子孟常謙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耽為宰相賈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

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且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近淮而吳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為計未及徵氣乘肺溢為水浮虜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

叱陟駕切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

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音勇光武黃音奔古勇士軻儒紹聖公

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稽士卒兵器簿書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是也

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起復用墨衰終

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漢魏

尚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歐歎音希又音戲

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華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

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什于京代山丸丸丸丸松栢高直貌詩

丸丸松栢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準

年月日尚書都官負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
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
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瀦
音色脉不滑也賢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
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
示又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
作立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
以禦也敢以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
辰今而寓乎戊辰戊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

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木岡不食 禮

檀弓子高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塋注謂不耕墾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

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

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十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

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

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

節 彌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糶糶 糶音七稗旁年二十

以書于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

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郊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

一涇上有泚字建中四年涇原兵反推朱泚為主以謀畫佐元戎 佐節度韓游瓌破賊

功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
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郊察節度張獻甫卒罷職後遷侍御
史為浙東廉使判官佐觀察賈全撫循罷人罷音疲按驗汗
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為
翰林學士德宗崩適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
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
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
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利一作吏以連累
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
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

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入所未至執友
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慙逢充
天其生且又同過謂同貶請故哭以為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雖禁
書贊推轂觀靈龜獲貞上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
吏覆升待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太福吏尚書徒隸肅
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躡身則辱烏江垂和州九疑麓連州
山仍禍凶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僂音戮
何以莖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為之
銘志陵谷

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堂有非其罪柩得返葬
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
利某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
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於境東南隅申志於外噫亦
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孤之志宜克
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唐高祖十世祖諱嵩皆得籍
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歧為族魯

祖生樂壽令昱生號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

察御史澣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

方事誅伐南平蔡平吳元濟北復趙王承宗納德棟西走

戎吐蕃東討齊魯代李師道五年間兵征卒戍纒行千里凡

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

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一作繫又守湘

南鹽鐵轉運院湖一作胡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

介厲敦勤為卒率字無群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

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鐸一本

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雙曰導女一人

曰其夔導皆勿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堊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涼為帝基克顧厥胤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毅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右是鉤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夫君不克久吉自來祗伊闕之墓于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誌碣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裴守真穆曰起居郎諱

某裴僑生均州刺史諱某裴叔猷均州與其弟大理裴伯

更為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

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即弘字迎取為從事

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代蔡及鄆音

蔡謂吳元濟鄆謂李師道汴常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

人于京師道發疽子余切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

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官臣理屬官臣太子舍人仍受國命南蔡

北曹字師道有鄆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

馬牛既寧謂放馬歸牛皆獲安寧也告養于京棧車草草後仕諫切我

來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馬如庶

終爾誠陰侍里間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

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柳寬

晉之亂柳氏始分晉侍中柳景猷長子者為汝南太守少子純為平陽太守曰耆

為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巨

仕隋為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柳且長子則次子楷以其居次故曰小宗

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

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奕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

史府君諱開英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

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仕頗學禮而善為容儒林

傳徐生善為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

理評事為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為

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光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勸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聞狼仇怨敦諭克順從公手荆綬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誅劉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其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

馬是無以蓋前人之太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蓋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實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阨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荐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葦為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樞于海壖而綠壙于鄧邦壙苦謗切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切小子纒而不廬呱音孤纒音充充令妻髻首而居側瓜切禮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麻約髻也鳥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

辭藏之奧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粵諱音字其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

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皎與玄宗有潛龍之舊子慶初

生未醉玄宗許尚王後淪落二十年李林甫為相即皎之甥從容奏之天寶十載初詔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生粵粵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

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

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

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

畜技能傳官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

手足竒音音右弗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

解音音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玉孫故態元和十四年

月日終杜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

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

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勿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

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覆覆

於進取嬰居不施施於驕佞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

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悸其季切蒙誥

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

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附于其父太子舍人諱
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
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為孝外之
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
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厚允慕古雅
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
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

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

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

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

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

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

而沒禮記注練小祥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

月十日而葬鄉曰其鄉原曰其原嗚呼君短命行道

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

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

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

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趙公於

貞元十八年月白天水趙公於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歛葬于城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訓 直廉切言利美也 又人名見廣韻 兆之日金食

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自而髯 如占切 頰鬚也 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 信一木 作於是 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 武步 迹也 吾為子菴 菴 菴祖 枕切 東茅 表位 叔孫通傳 辛亥啓土有本焉發之緋衣緹衾 緹 緹將侯切 青赤色 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祔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

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弘字金紫光祿大夫國子

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王簿蔡帥反與少犯難來

歸擢授襄城王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

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

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絃神具列之懇懇來章

神實恫汝音通痛也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

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音忠羈鬼

謂羈旅而亡者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温縣王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温縣王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韓王信子

類當封徙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

奮于國難侍中兄子鄆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

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

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萬州三子慎豐泰以父任為建

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貞

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

病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龜策襲

吉附于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

老謀為之志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嗚呼生

感一作感

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為友沒也以其弟之感知君之為愛惟友愛出于孝移于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為善是悼祔于祖考初筮攸告卒也之純實哀無垠終窆且貧窆切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氓

東明張先生墓誌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

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

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俾於麟閣漢有麒麟閣藏書之府以弟回

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

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

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

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

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以誌

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辭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

與花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任任奔利
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弟以遁慈幼
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
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狼悻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
禮枯槁顛頽噫聖圖壽離中就異歛然與神鬼為偶
歛許勿呼 臭二切頑然以木石為類空洞而不實窮老而無
死先王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 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
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

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
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虞氏世為

延詡輔漢後漢虞延為司徒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

惟仲翔仲翔字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苾

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虞世南為洎于漢陽世德

以昌漢陽汜州父毗贊尚父上聲尚父郭子儀也休

徽用揚惟我先君子厚父鎮為並時翺翔洽玉記室

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

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

論為秀士百郡之選叢于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
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默一人悅而隨名卿
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
海沂捧計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遺孰狗
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
裳帷萬里來復祗祔于墓遠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
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
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咏斯多姻族
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
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

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太苦嗚呼哀哉惟昔

夏首柳鎮為岳鄂都圍練判官虞當刺沔州羈貫相親貫與州同總角通家修

好講道為鄰既冠于昨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

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

礪咸去韋弦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絃以自急今則遽

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

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表記先王謚以

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聞喜縣名屬絳州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

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丞與切君之田廬也

弟中丞公督桂州裴行立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

河間邢群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裴守真寧州刺史贈

戶部尚書祖諱某裴橋起居郎父諱某裴伯言尚書刑

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

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狼難處分之地用天子命制

斷得宜於是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疾終再贈

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承相

裴耀卿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

悌愨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齋而

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

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

丞公尤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其舉明經後娶於

薛氏無子父宋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未

人之喪韋一作奉自萬年來有侯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

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且碩而繁

不位不年晦于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權佞抑釋

太史是論黜陟異幽邦命以尊神齋豐福不弃于君

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
惟相其哀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允介特不苟受施施智讀
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堅鈞
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
子思晏下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
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
仕為事黜陟後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
月日死永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菴聞而窮乎

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

躓音致 殆也

將困而遂乎

胡

切國葬其鄉

所死 之鄉

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

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

前誌贈太傅崔公佑甫辭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奕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以卒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于
汴汴陷于戎李希烈 陷汴州喪馬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
死膺之亞弟也曰太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

海上元和九年移信州中無州字猶有累不克如
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
喪至于某莢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
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